



寻找考迈克

Looking for Cormac

[美] 桑尼·布鲁尔著
颜琳译

天津教育出版社

Looking for Cormac

寻找考迈克

[美]桑尼·布鲁尔 著

颜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考迈克 / (美) 布鲁尔著；颜琳译.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09-5670-0

I . 寻… II . ①布… ②颜… III .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1380号

Copyright©2007bySonnyBrewer
SimplifiedChineserights©2009byTianjinEducation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作者授权天津教育出版社在大陆地区
出版发行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009-67

寻找考迈克

出版人 肖占鹏

作 者 [美] 桑尼·布鲁尔
译 者 颜 琳
责任编辑 田 听
特约编辑 吴 静
装帧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版式设计 弘文馆·任 猊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 (870×1260毫米)
字 数 85千字
印 张 5.75
书 号 ISBN 978-7-5309-5670-0
定 价 20.00元

电话响了，我从来电显示上看到是德鲁打来的，我走之前托付他帮我照看家。我当时在旧金山，距离家有大半个美国的距离。“兄弟，不好了，”德鲁说道，“考迈克走丢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它。”

我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德鲁问我该怎么办，“不知道。”我回答道。

我还要十多天才能回家，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考迈克的消息，这些日子就像是冰冷的红糖浆，变得漫长而难熬。本书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发生在这次通电话之后以及之前的真实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情节可能有所更改，那是因为我是在三年后才开始写这本书的，有些细节记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可以原谅记者们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描述得不那么准确——官方的说法是“记忆的失误”。一只蓝色的咖啡杯可能被写成了一只红色的咖啡杯。当我说从一堆小狗中挑出我的小狗时，我真的记不得那里到底是有五只小狗还是七只小狗，也记不得有几只公的几只母的了。

在创作这本书时，我也想不起来当时在祖母家度周末时，我有没

有和我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因为真的已经太久了。所以，在书中我并没有提到他们。不过，我的妻子和孩子是和我在一起的，所以文中会有他们。我全部使用了真实姓名，包括狗的名字。

我在中餐馆吃饭时，曾经吃过一种叫“幸运签”的饼，上面告诉我要依靠想象力来生活，而不是依靠记忆。于是在这本书里，我就这么做了。我想起哈克·费恩曾告诉我们：只有读了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才能了解他是谁。“里面某些细节有些失真，不过大部分都是事实。这没有什么，我还从没见过一点谎也不撒的人呢……”这一点在我的书中也是一样的。

在《创作中的作家：巴黎复习访谈第八卷》中，约翰·艾尔文说自己从来就没法写完一本日记或回忆录。“我曾经尝试着记录真实的生活，刻画真实的人物、亲戚和朋友。世间的风景是美丽的，但人物却往往不够有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不够紧密；当然，最让我头疼的就是缺乏故事情节。于是，我开始做一些小小的夸张，慢慢的，我写出了一本不太真实的自传，但比真实的要有趣得多。”

考虑到书中会有一些失真的地方，不时地会有一些夸张之处，我应该客观地说，这本关于我的乖狗狗——考迈克走失的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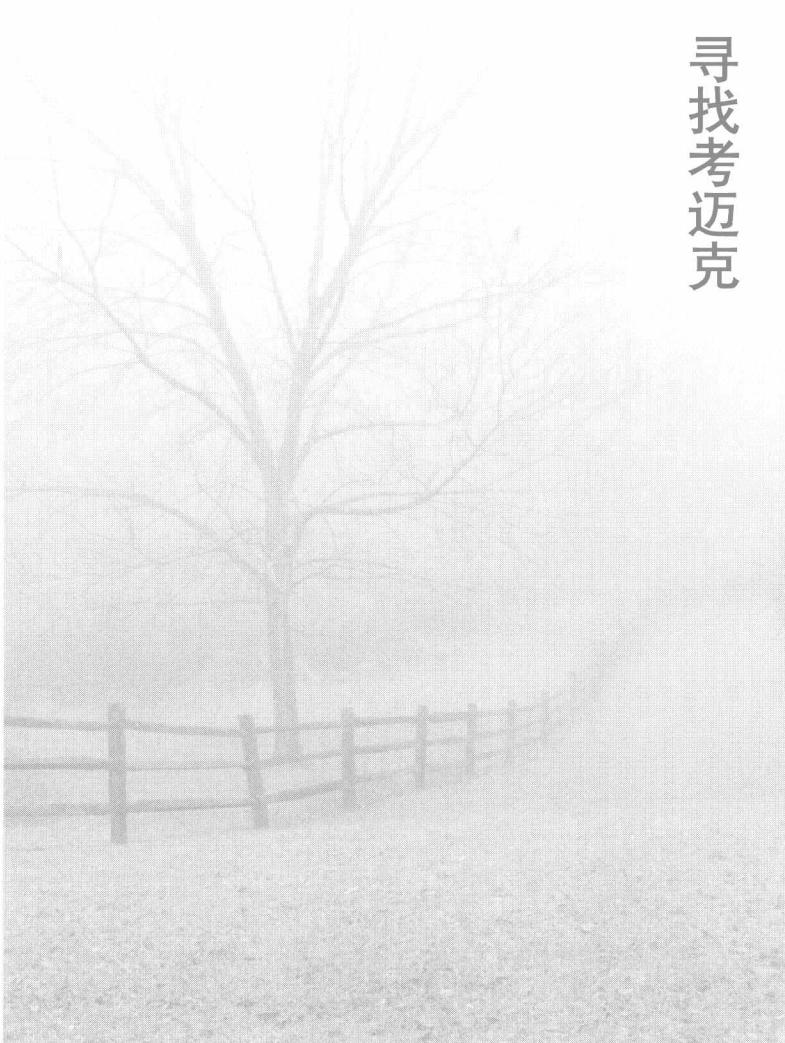
所以，如果你在书中看到了自己，但发现我把你描述得比你本人胖或瘦，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关于狗的故事，涉及到的人物（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故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除非我是有意这么写的。

目录

作者手札	1
引子	3
小猎狗泽比	11
戴安娜	19
计划养一只新小狗	23
与考迈克一见钟情	27
会说话的考迈克	36
朋友来访	41
开始写作	50
朋友帮忙	55
安装电子防护栏	61
全职小说家的新生活	67
惧怕雷声的考迈克（一）	75
惧怕雷声的考迈克（二）	80
不速之客	82
考迈克失踪了	85
怀念乖狗考迈克	89

寻找考迈克之旅（一）	93
寻找考迈克之旅（二）	102
都是友好惹得祸	107
身陷动物收容所	108
考迈克的下落	117
继续追寻马克的线索	123
它是这样被带去的	133
临时抚养家庭	134
脆弱的超人	140
迎接考迈克	143
约好不再玩失踪	149
家人团聚	151
聪明的考迈克	154
考迈克丢失真相	156
满意的结局	161
后记	165

寻找考迈克



引子

故事要从一条德国牧羊犬说起，它是我的狗，身上披着银色和黑色的鞍子。

我记得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这条大狗将整个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我伸出手掌抚摸着它颈背上厚实的毛，望着它那深邃的红褐色眸子。它似乎知道有点不大对劲，但我没勇气告诉它。我仰起脸望着妈妈，试图从她那里获得一些安慰。

妈妈重复着她的指示——今天下午不要乘50路校车回家，改乘64路。她又写了一张便条塞进我的衬衫口袋，让我交给司机。我用手紧紧地捂住口袋，仿佛要把那张便条按进我的胸膛里去。这样我就不会在学校或操场上把它弄丢了。

老妈妈的家很怪，我只去过一次，还是小时候爸爸带我去的。我从没有在她家过夜。房子的天花板是摇摇晃晃的木板，长满了青苔，墙壁是惨淡的灰白色，没有任何装饰。我认识的所有亲戚朋友的家里几乎都有一台电视机，而她家里却连收音机都没有。另外，她身上有一股怪味，很像她自己泡出来的烛花的味道，又有点像她家厨房

里的黑铁炉里烧木头时发出来的烟味。她又高又胖，硕大的双乳堆在胸前，像一只鼓鼓的枕头。其实，我觉得我不能当着她的面叫她“老妈妈”。以前，我直呼韦摩·卡尔佩普尔，爸爸还抽了我的耳光。所以，我把自己的祖母称呼为“老妈妈”大概也是不对的，而且，她也不是我的妈妈。

“那谁来喂雷克斯呢，妈妈？”我看着狗，它的眼睛亮了起来，试探性地对我摇着尾巴。

“我会帮你喂的，桑尼。或者是你爸爸。”

“不。我要你喂雷克斯，”我要求道，“如果你不喂，我就不去祖母家。”

“桑尼！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她握起拳头又在腰间，有些生气地说道。然后她的神色又缓和了下来，用手指捋着头发。“桑尼，乖孩子，别担心雷克斯了，我会喂它的。”

“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她家呢？”

“什么叫做‘她’家？她是你的祖母。”妈妈说。

爸爸让我叫她“老妈妈”，可能是因为她曾经是波普·布鲁尔的妻子，而他现在的妻子才能被称为祖母吧。“桑尼，要知道，你去老妈妈家过周末，老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和你爸爸可以有点自由时间，开车去湖边，谈谈事情什么的。”

“你说的是吵架吗？”

“不是的，桑尼。我不喜欢你这样跟大人说话。这是一件好事，对大家都好。你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在老妈妈家过夜，星期天早上爸

爸爸妈妈就去接你，一起吃个午饭，然后就回家。没有你想得那么漫长，又不是劳动夏令营。”

“可是，妈妈……”

“雷克斯没事的。你只要不搭错车就行了。64路公交车的司机是欧文先生，他跟我说了会一路上照顾你的。”

“我已经十一岁了，不需要别人来照顾我。”

“我知道你不需要，桑尼。上星期雷福特家的一个男孩在车上打架，我只是有点担心而已。”

“我才不怕道·雷福特呢。”我打断妈妈。

“我知道你不怕。”妈妈摩挲着我的头发，催促我该去搭车了。“好了，我已经听见车的声音了。动作快点！”

我走到门廊的台阶前，尽管冬日早晨的空气冰冷刺骨，阳光却让我的脸颊温暖了起来。我蹲下身，把书放在地上，雷克斯用鼻子在我胸前亲昵地蹭来蹭去。我还是难以相信，六个月之后，它真的变成只属于我的狗狗了。它摇着尾巴，舔着我的脸，我大笑着躲开它湿漉漉的舌头。我听见转角处道·雷福特家的房前传来尖锐的刹车声，我抱了抱雷克斯，从地上拾起书，站起身来。我示意雷克斯别跟上来，然后一路跑过去搭上了那辆黄色的校车。

祖母家没有电话。所以直到周日早上我才知道，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雷克斯什么也没吃。

“雷克斯真是你的狗，而且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狗。这点没有人再会怀疑了。”妈妈告诉我。

爸爸没有跟她一起到老妈妈家来接我。

“它每天都坐在那儿等着校车，每次校车经过的时候，它就像疯了似的追上去，好像要抓住它一样。它每天都躺在院子里望着马路，直到天黑。”妈妈还说，她端过去的食物雷克斯一次也没有吃过，只是默默走开，钻到房子里面去。

“昨天我三次跑到房子里面去看，它都躺在那儿，”妈妈告诉我。“我叫它的名字，它只是抬起头看了看我，身体动也不动。”我跟两个女人坐在一起，听着妈妈说话，仿佛她正在讲述的是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大洞的故事。

“我要说句话，我觉得它肯定是缺少关心。”老妈妈说道，她把椅子推进桌子下面，站起来，从窗台下面的木台上取下一条毛巾，叠成一个方块。然后放下烤箱的门，用叠好的毛巾包在一个厚铁皮做的煎锅的把手上面。煎锅里面是玉米烙饼，她把桌子上的一个罐子的盖子当做三脚架，把煎锅放在上面。毛巾还包在煎锅的把手上，老妈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微笑着发出了“嗯”的一声，十分满足的样子。

“现在，”老妈妈说道，“我们来祷告吧。”于是我们一起低下头，她用清晰的声音感谢着上帝，请求着上帝，“……如果可以，请让一切都保持现在的样子。”我睁着眼睛，两条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

听到“阿门”两个字后，我立即恳求妈妈继续讲一些关于雷克斯的事情。

“没什么可说的了，真的，桑尼。我估计它就是因为你不在，所以情绪很低落。等你回去它就好了。”

“可是雷克斯从星期五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它肯定不好。我们现在就回家好不好？”

“桑尼，听我说句话，”老妈妈一边在玉米面包上涂上一层黄油，一边说道。她放下餐刀和手中切成三角形的热气腾腾的玉米面包。她把手叠着放在大腿上，用和蔼的目光看着我。她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我当时那张闷闷不乐的脸大概稍稍缓和了一些，但焦急愤恨的眼泪还是在眼眶里打着转。

昨天一整天，老妈妈都在不停地走动、说话，问了我一千个问题，我也回答了她一千个答案。她还跟我说了一千件关于她的家产的事情，无非就是她的房子和土地而已。她还把当年爸爸爬过的树指给我看，还跟我说去年的圣诞节有一头公牛从牲口栏跑出来，一直追着她，她就用皮带使劲地敲它的头。

她还告诉我她非常想念米斯特·弗兰克，那个人曾经是她的丈夫，就跟我祖父一样，只不过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在寒冷的秋天的晚上，我常常能感觉到弗兰克的存在。尤其是在黄昏时分，黑漆漆的树林深处传出夜鹰的高声啼叫，远处是无尽的小山和空谷。”老妈妈当时弯曲着一根手指，沿着树木生长线，指着南方一英里外的地方这样说道。她问我爸爸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长途跋涉去西海岸，我告诉她说是的。我当时忘记了一件事——自从暑假后我和爸爸就再没有去看望过她。

“爸爸就是在那里找到我的狗狗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我说道，“就是有好莱坞的地方。所以他才找到一只像雷克斯这样的狗

狗。”我告诉祖母爸爸是去年暑假给我买的这只狗。“爸爸跟我说雷克斯是《奇迹狗雷克斯》里面那只狗的孙子。”我眉飞色舞地说着，我告诉她我只从漫画书里看过雷克斯，爸爸却给我带来了它的孙子。

“你看过《奇迹狗雷克斯》吗，老妈妈？”

她笑了笑，说道，“没有，宝贝。米斯特·弗兰克和我整天忙着打理农庄，根本没有时间去看电影。”她突然停下脚步，朝远方的牧草地望去。小溪从草地中间流过，沿溪种着一排柳树。“有一次周六晚上我们到镇上去看电影，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婴儿呢。我们看了一部很傻的电影，讲的是一只会说话的驴子，名叫弗兰西斯。当时弗兰克笑得前仰后合，我从没看到过他那样大笑。不过，后来他说，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这样一部电影上，实在太不值得了。于是，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去看过电影。”老妈妈说着这些，把手在连衣裙上面擦了擦，转过脸来。“或许，我们应该出去看看别的电影。”她又说道，迈开步子走在了我的前面。

她径直走到柜子前，拿起先前削好的苹果。又停下脚步，看着窗外。但我觉得她并没有在看什么东西。她的身体靠在桌边，眼睛里闪过一丝忧伤的神情，跟我昨天见到的一模一样。她一边把装苹果切片的碟子放好，一边说道，“我们农场里有一只杂种狗，它一半是牧羊犬，一半是杂种狗。它是我见过的最丑的狗了，却是米斯特·弗兰克的最爱，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格力泽’。”老妈妈在桌边坐下来，直直地看着我，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对站在旁边的我妈妈完全视而不见。她把手放在盘子的两边，说道，“可怜的孩子，我希望我

是错的。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认为你的狗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它就快要死了。”

“老妈妈！”我妈妈惊讶地斥责道，“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小孩子说这些？”

“因为他爸爸不敢说，所以我要说。我只是想告诉他，格力泽……”

“怎么了？老妈妈，格力泽怎么了？”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一边摇着头。“妈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能离开雷克斯的！”

“我的老天啊！你们两个能不能……”

“桑尼，我希望你明白，如果雷克斯真的死了，也不是你的错。明白了吗？孩子，雷克斯不是因为你来看你的祖母才死的。格力泽死的时候，米斯特·弗兰克告诉我说是因为它的身体里有一半的牧羊犬血统，而牧羊犬的身板很长，老了就会站不直的。”

“雷克斯根本不老！”我叫喊着，从桌边跳了起来，碰翻了椅子。我情绪激动地朝屋外跑去，妈妈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高声责备道，“看你干的好事！我现在就带他回家，趁他还沒有光脚跑到树林子里去之前！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就是这样来回报桑尼对你的感情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老妈妈并没有追着我妈妈到厨房外面来，因为她的豌豆玉米果泥还在碗里泡着呢！

我猜想老妈妈一直等到听见妈妈开车驶出她家的沙砾车道，到平坦的大路上以后，才把她的餐巾放在装土豆的盘子上，里面还没有吃过。然后把她装甜茶的杯子重新放了回去，里面的小冰块已经快融化

了。令我高兴的是，老妈妈没有电话，所以也就不用知道我们要埋葬雷克斯的消息了。下一次去看她又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到时候再讲述这件事，心情会平静许多。那时她会知道，面对瘫痪的雷克斯，爸爸不得不选择拿出枪，让我亲自结束了它的痛苦。

爸爸当时一脸愤怒的表情。我盯着他手中那把宽大的蓝色手枪，木制枪柄是朝着我的。自从我全身脏兮兮地从房子下面爬出来，爸爸就没有过好脸色。我气喘吁吁地用床单把雷克斯拖到阳光下，爸爸闭上了眼睛。

“他是你的，孩子，”爸爸说道，仍然把枪柄对着我。我直直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一团盘着的铜斑蛇，只要我眼神一转开，它就会朝我扑过来。下面的情节老妈妈大概也会得知——当时爸爸问我“你想要开枪吗？”我说不，身子用力地蜷缩着，努力不使自己哭出来。

“那就走开，到我背后去。”

当我走到一边去，雷克斯那双大大的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我，仿佛在寻求某种慰藉。老妈妈将会知道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却没有人会知道，那一条困惑而愤怒的河流是怎样从我身上流淌到奇迹狗雷克斯的眼睛里去的。那双安静的、充满期待的眼睛。它需要的只是一点信心，而我却无法给予。